ZHENGZHOU DAILY 郑州日报
2019年11月15日 星期五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孙明梅 电话 56568162 E—mail:zzrbzf@163.com

回望故乡

乡村的表情

♣ 姚永刚

有风，但不是风，似乎是气息，一股一股的，染着秋草干枯的香在缓缓流动；没有了白日里的残暑之燥，也就没有那么心急火燎豪放奔放；顺着山路，在山坳里蜿蜒回旋，漫不经心，很洒脱的样子。有水，是砚瓦河在低低地吟唱，空无心事似的，优哉游哉，偶尔心泛涟漪，水击石响处，惊起蛙鸣阵阵。如此无他，自醉而已，得意忘形的表情却搅动了风的心湖。风，开始微澜，就有了水的影子——风是微薄的肌肤，传递着夜的温度。

星星触手可及。暮色深沉，深沉得看不到暮色。灰蓝的天空里，撒满星星，或散或聚，或静或动。这些远方的精灵，陪着大山度过了亿万斯年，知己知彼，互为知音。它们离得很远，远得只能遥遥相望，但又很近，近在头顶咫尺之间，仿佛一伸手，就可以相见甚欢。青山站在星星的光芒里，星星藏在青山的内心深处。

——夜空，是星星的家园。

山与水，相依相偎。

——它们是一家人。

月亮，欲说还休。此时的月亮，名叫秋月。一轮弯月，心事未满，本想懒懒地躲在云后，自怨自艾。星星不乐意了。都是好邻居，理当同喜同乐，不如一起到人间走走，心结一解，事情就圆满了。在星星的前呼后拥下，月亮这才欲罢不能地出门了。毕竟，是一弯新月，又被差强心意，还是应该矜持一些，矜持里反而有几分优雅。

——月亮，是夜的眼，洞悉一切风物。

南太行山坳里的这个村庄，此刻就在月亮的视野里。

河畔有小路，宽可通车。山路自然起伏蜿蜒，缓缓的，此时寂然。路肩处，一行一片的豆秆四散摊开，秧黄秆干，饱实的豆角被撑爆了肚皮，露出密密挨挤在一起的红豆粒，小小的，圆滚滚的，好像传递着当午日晒炸裂的声响。豆秧实在太多了，挂满路肩的畦畔，占了白杨的地盘。沿路而上，虽是夜行，但不寂寞，有蟋蟀寒蝉等一路热情相迎，熙熙闹闹着呐。尽头，突现一片光亮，却是另一番景致。

墙外的竹排上，竖着细高的槐枝，挑起一个硕大的灯泡，照亮一座靠山而建的四合院落。院外的空地上，铺开成堆的玉米棒——穿着白色的外衣，显然，是刚从地里收回来的。一位老人，不，是老两口，正在埋头剥玉米，刷刷刷的划音，和着秋虫的鸣唱，在空气里漂流。我的贸然叩访，打搅了这里的宁静。老先生抬起头，红蓝白灰相间的毡帽下，露出惊奇的神色。

“上来啦，快来歇歇。”

“您老忙，打搅了。”

“不忙，夜里睡不着，干些闲活儿。今年天好，收成不赖。”

黝黑的脸庞，闪着健康的红光；黑旧夹克灰色裤子黑布鞋，既淳朴又干练。粗糙的大手，青筋突显，那动作，那力道，年轻而自信，是种庄稼的好把式。

一阵爽朗的笑声在小院里腾起。老人说他姓薛，今年已经70岁了，共和国的同龄人，热爱劳动的人，总是显得那么年轻。

他的老伴儿，与他共风雨的爱人，此刻坐在不远处的玉米堆旁。褐色休闲帽，黑白格子粗布衣，一样的淳朴，一样的干练，一样的利索。毕毕剥剥的间隙，她蓦然站起：“我去给你拿件衣服，露水大，别感冒了。”她的关怀，在他的无声应答里暖了他的心。

默契，和谐，让平凡的日子更加平凡更加踏实。既然执子之手，便情愿与子躬耕，任他风吹浪打依然不改初心，无怨亦不悔。

加入其中，虽然动作笨拙，虽然效率低下，但心沉稳如夜，格外接地气。我们也是一家人。

这就是可敬可爱的父老乡亲！生于土地，老于土地，我们永远都是土地的子民。

空地东邻的岭头，是薛家的自留菜地。一片明亮里，繁盛的豆角秧闪着微绿的光，长长的豆角横竖其间；番茄在木架上或红或绿，滴溜溜的圆，实墩墩的；萝卜支棱着肥大的叶子破土而出，白白的身体似乎能听到拔节的声响；苦瓜可着劲地长，有的累弯了腰；胡萝卜铆足了力量，意在后发制人；小尖椒在枝头羞红了脸；最是那一畦一畦的白菜，咧开了大嘴，乐不可支。这些作物，把秋天变成了胖子，一减肥，就该换季了。

太行乡村的夜晚，那么短那么短，似乎一杯酒醒的工夫，便天光大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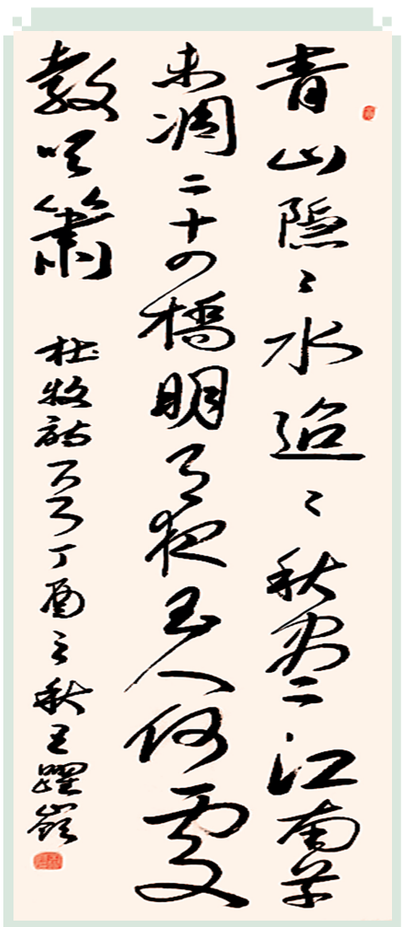
鸡鸣晨到。出客栈，但见昨夜一切风物皆醒。薛老先生早已坐在昨夜的老地方，开始剥玉米棒子了——依然动作麻利，力道十足。他的邻居，一对中年夫妇，开着农用三轮，“趁早下地出花生嘞”，一声招呼，连同急迫的心情，瞬间被掩盖在马达的轰鸣里——山道坡陡，拐弯都不减速，留下左右回旋紧张夸张的背影！

朝阳刚过山头，红霞里，葡萄架上紫色玛瑙水灵泛光，旁边的南瓜绿叶上，露珠晶莹透亮，打着转，似落未落。这个农家的小院里，高大的山楂树枝繁叶茂，挂满果实，一嘟噜一嘟噜的，沉甸甸地越过围墙。浅蓝色的晨空里，就绽开了无数的红灯笼。炊烟徐徐升起，韭菜的辛辣，混合着麦香，在院落上空四散漫延。

山楂树下，东屋山墙上，悬着六挂长长的玉米辫。

金黄的玉米棒，洋溢着金黄的光。

——那是山乡百姓的笑靥。



寄扬州韩绰判官（书法） 王跃岭

聊斋闲品

泰戈尔的天空与梯子

♣ 俞益萍

人在蒙昧时期大抵说来对于世界都能有些想象，想象中带有场景，带有故事冷暖。印度诗人泰戈尔儿时便对“蓝天”有些想象。他说，当我们的老师讲解孟加拉科学读本第一册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蓝天不是一个盖子，我们是多么的惊奇啊！老师接着说，你把梯子一个接上一个，一直往上爬，可是你永远也碰不着头。小泰戈尔断定老师一定是想省梯子，便一直追问下去：“可是要是我们接上更多，更多，更多的梯子呢？”当泰戈尔体会到再加上无数的梯子也是没有结果的时候，他便吓住了，呆呆地想这问题，最终给了一个结论：这种震惊世界的消息，一定只有属于世界级的老师们才会知道。

只是，“蓝天是盖子”这么一个说法不是泰戈尔才有，古时候希腊人认为天空的“盖子”像一片圆形布幕，上面记载着关于各种神祇的故事，特别在夜里不同星斗的排列、组合，传达着一个又一个故事中的爱与恨、情与仇；欧洲中世纪，天空则为上帝的杰作，上帝把天空制成一个倒扣的碗，扣在一片由土地和江海拼接而成的平面上，一方面作为保护，一方面作为提示，上帝通过天上高挂的星斗对人们提示：“主诞生了！”

我对天空何尝没有想象。记得儿时我在课本习作上造了一个句子：天空是一条巨大的蓝色毯子，它飘着、飘着什么时候能降下来，让我拽着一角随它飞舞去。

我看过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一件和梯子有关的作品。草间弥生将一段伫立着的梯子两端安装上镜子，通过彼此折射，于是观众朝下能看见梯子无穷无尽的，一个接着一个地通往地底；相反，往上能看见梯子无穷尽地接到了天顶，仿佛小泰戈尔的幻想，“接上更多，更多，更多的梯子”便能碰触到如盖子的天空顶端，像我儿时在家中搭起椅子碰着天花板的头，然后居高临下看着一切东西不同于平时的模样。我不能确定草间弥生是否读过泰戈尔的文字，但草间弥生的确利用物体的装置，十分雷同地描述出泰戈尔在天空和梯子之间的幻想。

除了文字，泰戈尔晚年将许多心思赋予画笔，一如一件国际大学美术学院收藏，无署名的风景画作。画作中泰戈尔利用地平线将画面一分为二，下为草原、树木与河流，河流波光潋滟，左侧伫立着几棵大树，枝叶繁茂，傍晚时刻显得昏黄；上为天空，天空占据面积不大，色彩却是激昂，泰戈尔以蓝、黄交错之处显现白色耀眼的光芒，光芒与远方一棵独立的树木形成戏剧化的明暗对比，天空与树群交接地方似乎存在点点的火光熊熊燃烧着。相较于画面底端安静的、层次感薄弱的树群与河流，天空在夕阳中显得活泼，仿佛每一秒都存在故事。

秋天的果实（国画） 白金尧

新书架

《诗人十四个》：引发读者对人性的深入思考

♣ 云 生

本书的主角是十四位古代诗人，作者将他们两两划为一组，以对照的方式呈现出那些古今之人所共通的情思，幽微细腻，在引发读者强烈的心灵共鸣之外，更能引起人们对人性的深入思考。具体来说，这些思考可能包括：人应如何在冷静的判断与涌动的欲望之间取舍？归隐的生活与尘世的流浪，孰轻孰重？他人认同与自我欣赏之间有何关系？最纯粹的热情与最饱满的希望是何面目？带有毁灭性力量的热情要如何走向圆融与成熟？人要如何疗愈人生的困境和绝望？人应如何面对人生固有的局限性……这些思考一一被呈现，却丝毫不带说教，更不同于哗众取宠的展示。与此相反，圆满地回答这些问题，恰恰是作者化身“现代通灵者”的前提。

这本小书的气质是圆融、清明、理性而自足的。而它的精神内核，则是“自由”。书中被探讨的所有那些矛盾重重的情思与困境，作者都为它们寻到了出口，而引领我们走向出口的只能是一颗自由的心。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像是沿着作者的轨迹走过通向出口那条路，这条路总体而言是一条充满矛盾的不断攀升的路，但也正是在这种攀升之中，我们提升了生命的厚度，获得通向自由的可能。

史海钩沉

丁谓巧建宫室

♣ 沈 淦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四月，宫禁内发生火灾，不少殿阁楼台被烧成一片瓦砾。当时的皇帝是宋真宗，他最为迷信，认为这是上天的谴责，第二天，他一面下诏求取“直言”，一面命大臣丁谓为“大内修葺使”，负责宫室的整修与重建。

在拥有百万人口的繁华东京，这可是个巨大的工程：皇家宫殿处于都城中心，首先，修葺宫室需要大量泥土，而无论从哪个方向取土，都得穿越半个京城而远至郊外，光这一项就得征发大批夫役、耗费不少时日。丁谓却传令：于通街大衢掘开路面，就地取土，运进宫中。于是过不多久，东京的一条南北大街就被挖成长长的巨堑，一直延伸到郊外汴河边。丁谓又令掘开汴河，将水引进巨堑，顿时便成了一条新的“运河”。就在掘街取土的同时，丁谓已分拨夫役扎了不少竹排木筏，此刻，那些木料、砖瓦等建筑材料便装在排筏上，通过这条“运河”，源源不断地一直运抵施工场所。

工程结束时，已是冬天的枯水季节了，那条新“运河”也见了底，又变成长长的巨堑。丁谓命令将那些瓦砾与大量的建筑垃圾都填进巨堑，再稍加修整，通街大衢便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这项工程，由于丁谓的巧妙构思，既解决了取土问题，又节约了建筑材料的运输成本，更便于建筑垃圾的处理，真是一举三得，不但节省费用以亿万计，还大大缩短了工时。丁谓的人品不佳，喜好巴结上司，勾结宦官，排挤正直的大臣如寇准等，劣迹斑斑。可是他“机敏有智谋”，不但能诗能文，而且于琴棋书画等无不通晓，尤其具有经济头脑。据说宋真宗欲建造一座昭应宫，请人将工程一核算，需费时二十五年；交给丁谓办，七年就完工了。

人生讲义

小时候与长大后

♣ 孙道荣

偶尔在朋友圈看到一段话，怦然心动：小时候，跌倒了，会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有就哭，没有就默默爬起来；长大后，跌倒了也会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有就默默爬起来，没有才会哭。

有人说，这就叫成长。

如果拿小时候与长大后做比较，我们会发现，确有很多类似的不同和反差呢。

小时候，掉了一颗牙，我们会很开心，因为，很快它就会长出新的更坚利的牙齿来；长大后，掉了一颗牙，我们会黯然神伤，因为，我们开始老掉牙啦。

小时候，觉永远睡不够，要上学，要做作业，还想和小朋友们尽情玩耍，哪里有时间困觉？长大后，空闲的时间一大把，却常常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更不会赖床了。

小时候，对世界、对生活、对未来，都充满了幻想，常做白日梦；长大后，变得很现实，慢慢学会了看淡一切，甚至视人生如梦。

小时候，喜欢新东西、新事物，结交新朋友；长大后，越来越喜欢老物件、老朋友，迷恋旧时光。

小时候，帮奶奶穿针，再小的针眼，再暗的光线，都能“一剑封喉”，准确利索地将线穿过针眼；长大后，先是近视眼，远的东西看不清了，再是老花眼，眼前的东西也模糊了。

小时候，不喜欢苦，只喜欢甜，连药片也要裹着一层糖衣，才能吞咽得下；长大后，对甜的东西反而腻歪了，爱上了苦瓜，爱上了咖啡，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从苦味里品咂出更醇的滋味。

小时候，以为会记住一辈子的人或事情，转身可能就忘了；长大后，以为能转身就忘的人或事情，偏偏记住了一辈子。多少人间事，无非是云烟。

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长大后，笑着笑着就哭了。一哭一笑，皆是人生的酸甜苦辣。

小时候，以为月亮总是跟着自己走；长大后，开始吟唱月亮走，我也走。因为，小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是中心，全世界都在围着自己转，长大后才明白，自己既不是单位的中心，也不是家庭的中心，更不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在家围着锅台转，在单位围着工作转，白天围着事业转，晚上围着孩子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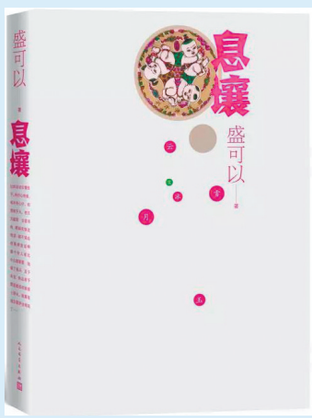
小时候，哪里热闹，就往哪里钻；长大后，哪儿清净，就在哪儿凉快。小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才觉得孤单；长大后，身处闹市，居人群之中，也常常会觉得孤独寂寞。小时候，喜欢登高望远；长大后，喜欢在低处看云起云落。小时候，兴趣很多，时间很少；长大后，时间很多，兴趣很少。

小时候，感觉幸福很简单。父母的一句夸赞，小伙伴的一声问候，得到了一个玩具，穿上了一件新衣，嘴巴里含着一颗糖，都会让我们觉得无比幸福，无比满足；长大后，感觉简单很幸福。为人情所累，为俗务所困，为生计所迫，越来越向往简简单单的人事，简简单单的生活，简简单单的心境。

小时候，过节就是有好吃的；长大后，过节就是让家人吃好。小时候，一人吃饱了，以为全家不饿；长大后，自己不饿，也要张罗全家的饮食起居。小时候自己病了，全家人围着转；长大后，纵使身心俱疲，也要挣扎着为家人转。小时候，我们开心了，全家就开心；长大后，全家开心了，我们才开心。

并非小时候都是美好的，自然也绝非长大后都是昏暗的，希望永远在，关爱代代传。我们都有小时候，也都有长大后，将来还都有老时候，这是一个人的成长，也是一个家庭的成长。你、我、他，小时候、长大后、老时候，就像一条河流的上游、中游、下游，滔滔不绝，奔竞不绝，绵延不绝。

连 载



人们曾经在电视节目上看到初雪。她穿一套天蓝色V领中袖连衣裙，脖子上戴了一条细银链，梳着长马尾，脸上光溜溜的，两条腿并拢斜放着，小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主持人。那是一档访谈节目。主持人恭恭敬敬地提问，她微笑着有问必答。她说的不是家乡话。她在节目上说的和对初来宝说的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主持人问她相不相信爱情时，她说她不但相信爱情，而且相信爱情永恒，爱情本来是无价的，可惜现在的爱情都是明码实价。

主持人问：“在明码实价的潮流中是不是改变了看法，你是否依然相信爱情？”

她说：“这是一个想也不用想的问题，因为她至今还爱着十年前爱过的人，她经常梦见他。一个人一生只要深深地爱过一次，任何时候想起来都会觉得三生有幸。”

你说正是这份爱情激励你一路到考到博士，彻底改变了你的人生，看来爱情的力量真是不可估量。

她说到她的爱情到最后就成了单相思，变成了她一个人的事情，即便是这样她仍然觉得非常美好，虽然他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

“啊？啊？”主持人说。

如果初来宝那晚认真听过初雪的话，记住了所有的细节，他就会知道她所说的这个人根本不存在，而且她从没对什么人倾心。

主持人换了一个话题，据我所知你出生在一个贫穷的乡村家庭。那么在你的家庭中，有什么人对你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人们看到初雪略一沉吟，表情冷峻了几分，似乎首先对她下面要谈到的这个人先肃然起敬。她慢慢张开嘴说起了她的奶奶，说她受她奶奶的影响最大。她奶奶是一个传统的小脚女人，清朝的书香门第，识字、画画、写诗，后来家境衰落，嫁到大户人家，战争、饥饿、土改、大炼钢铁，也是浮浮沉沉，几起几落，但奶奶撑起了两代家庭。她教我不做哭哭啼啼的软弱女人，天塌下来也要用双手撑起。我遗传了奶奶的性格，我爱我奶奶，也非常想念她。主持人为奶奶喝彩之余，又问了些妇女小脚的问题，因为这是三八妇女节的一档子女性节目。

一个人可能无法与时代抗争，更不可能叫板庞大的社会制度。习俗也是一头凶猛的野兽，生理上的小脚不是最可怜的，女性精神上的小脚才是最悲哀的。初雪的回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主持人带着圆满成功的表情对初雪表示感谢，初雪也说了句客气话，屏幕上打出字幕，主持人和嘉宾在节目导演策划的赞助名单中退场。村里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情，一些没看到现场直播的后来看到了重播，初家有人考上北京的大学，现在又有人上电视，他们再次认为王阳冥了不起，好像这一切全是因为给初安运选了一块好地。

8

按照初医生的严谨按计划，两人在早上八点钟到达天安门广场。初云习惯了乡下敞开的环境，县城巴士的玻璃窗户从不封闭，也没有这种在地底下穿行的怪物。地铁前行，窗外墨黑，乘客屁股挤屁股胸贴胸，肉身随着车速摇摆，戴耳机面部发呆的、看手机的、窃窃私语的、闭目打盹的，都仿佛在摇篮里一般平静安详。他们几乎都是年轻人，健康有朝气，姑娘们都很好看，说话声音悦耳，聊的都是她从未听过的东西。没有人看她一眼，她说土话的时候没有遇到好奇的目光，也没有人嘲笑她难以掩饰的外地人的惶恐，于是她眼睛睃来睃去，大胆地观察打量这些新鲜人类。

她注意到姑娘的粉妆，淡淡的腮红、鲜亮的嘴唇、描画得神采飞扬的眼线，她们时尚的衣服、露出脚踝的短袜子、彩色的指甲、各式各样的耳环。她过去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如今天全部都在眼前了。年轻真好，年轻又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好得不能再好。他们自信自在的样子让她第一次感到自己老了，青春白过了，想到北京之行的目的，心里忽然羞愧起来。你会发现北京有大把比复通输卵管更意思的事情，她似乎隐隐明白了初玉的话，意识到正是那些有意思的事情，使眼前的面孔这么年轻放亮，他们都在北京谋求老去。北京的老人她也见了，他们的老又和村里人的老不一样，他们的老里头没有宿命，而是豁达坦荡，是他们在公园相亲市场为子女找对象时的理直气壮。关键是他们不服老，老太太穿得桃红柳绿，极力呈现年轻时的美貌，不让岁月盖住过去的光芒，老头子穿着对襟唐装，在公园里唱京剧打太极遛鸟逗狗。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他们的表情说着这样的语言。

地铁停靠或启动时，她总是失去重心，随着柔软的人墙摇摆，没有跌倒的空间，有时候双脚都悬空了，身体飘忽。她想到关于北京地铁女人被挤怀孕了的段子，注意力这才集中到自己的身体。这才意识到她的胸紧贴着一个男人的肩膀，右边臂部死粘着另一个男人的前胯，左边是女人压迫的屁股，后面有什么东西顶着她，她认为是哪一个起了淫心的男人，她没有办法动弹，连头也回不了。这边姑娘淡淡的香水味在混浊的空气里缓解压力，那边一股带着韭菜小笼包味道的呼吸喷到她的脸上，不能动弹，默默忍受装出没什么的样子，这时候便有受刑的感觉。她看见初玉双手抱胸，昨晚聊得太久影响了睡眠，她这会儿正站着打瞌睡补觉，淡蓝色的眼影仿佛梦境，睫毛不长，但是密密地覆盖出一条弧线，身体随着地铁一摇一晃。她脸上也有几粒清淡的痘子或雀斑，使皮肤显得更加白皙。初云穿过间隙望向漆黑的窗户，霓虹灯广告牌打破黑暗满窗彩色的图案，她根本看不清内容，只觉得呼吸加快，额头冒汗，脑袋一阵晕眩。也许她做出了要呕吐的样子，身边人赶紧往后挤退。

一趟地铁让她疲惫不堪，回到地面开始真正的晕眩，不知道东南西北。她感觉繁忙流动的马路和拥挤反光的高楼大厦形成了巨大的漩涡将她吞没，一种说不出的惶恐阻止她继续前行。

我们回去算哒，我真不是来耍的，天安门也不想看了，一块空空荡荡的广场没什么好看的，故宫那些空房子阴气太重，长城我也不去了，不就是些烂墙破砖头吗？电视里一报天气预报就看得见。

初玉没吭声，抬腿进了包子店。

你能忍受手术刀在你身体上划一刀又一刀，因为你认同这些，你忍受不了城市的发达与文明。你是从心里抵触，你也是二十一世纪的女性了。要真是为自己活，就不能老是停留在发挥生育功能上。想一想假设复通成功，再生一个孩子，把屎把尿，孩子还没断奶你头发就白了。这是什么活法？等初云吃完碟子里的咸菜和包子，初玉又劝说起来。她知道，乡村妇女并非智商天生低下，如果她们同样受到高等教育，像种田一样耕读书本，获取知识，她们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肯定大不相同。

22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77号河南文化产业大厦郑州报业集团 邮编：450046 电话：郑州报业集团办公室 67655666 67655888 编办56568227 编辑中心56568179 广告部67655632 发行部67655511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市监广发登字〔2019〕01-004号 郑州报业集团印刷厂（地址：郑州市管城区金岱产业集聚区鼎尚街15号）56558100 零售1.50元